PL
2503
T36
K19

宋歐陽六一居士全集錄目

墓誌銘 原第二十六卷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墓誌銘 原第二十七卷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illegible]誌銘

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銘 原第二十八卷
[illegible]君山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薛質夫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墓誌銘 原第二十九卷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墓誌銘原第三十卷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
墓誌銘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三

墓誌 原第二十六卷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科。以材敏稱於當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主簿。京兆府司理叅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懷州武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八。拜大理寺丞太子

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
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知資州皆有政績最後知郢州至
州之三日晨起衣冠得疾卒實景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
以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
安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涿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士
朱生游資州資人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巷哭其吏與
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十餘事爲作遺愛
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玆信矣嗚呼善人之爲善
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公生

而爲善沒也見思銘者所以銘其善功以昭後世也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於大亨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久窒不耀自

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興在子與孫

政績不一填實只據朱生所聞所作以見資州之政遺愛在人

亦如史記載子產卒一段讀之毎欲廢書而嘆師曾爲文簡奧

得此誌定相視莫逆矣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亾以國爲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爲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爲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急轉邑爲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

八代祖汾爲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
興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
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於官以遠不克歸於
南卽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
五初娶夏侯氏先卒今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
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亾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修弔而哭
於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修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
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修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
宋制
年十五起家試祕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

條次敢言整密似班掾

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才名試充
祕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
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上
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
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眞宗
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
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
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
上書論法禁客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

之是爲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
間非所有有之爲犯法因請罷内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
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謂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
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
書樞密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爲戒景
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内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
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公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
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
爲人肅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

文章獨稱制誥是不妄許可處

或聽或不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于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餘國子學教諸生自遠所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而祀之初吏部擬官

田有無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差爲多之省中他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

無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是有妖僧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置之法餘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苟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撤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

入哭其堂櫳無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其終始大節也銘曰

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仁之茂惟力之爲而公之有

前後以昌言善政美陽夏中插制誥文章作前後過脉法度井然結尾高節至行倍爲陽夏生色

逆起法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於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爲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

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爲氏此其譜也隋唐

薛姓居河東者爲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

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
貴初太宗皇帝伐幷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
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爲乃不復事生
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
提綱
子參政事爲世名臣如其言公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
宋綱
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
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
書活冤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
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

此法可省採
鐵鑄錢之勞
然使民自鑄
而弟收其鐵
租是有私鑄
無官鑄矣施
之興州則可
不識可移之
他州及治銅
否

至今以爲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
功多人以爲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爲利而收其鐵租（明達）
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
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爲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
衣銀魚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
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明達）
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漕使奪情）
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爲（果敢○）
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扳時權貴人爲

公獨以理折之衆朝豈有懾色而以一譏出守嫉公者固不足道當時君相之失何如耶

倒序開封之治與益州相

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爲龍圖閣直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爲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行者三十萬發民舊隱田數百項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

形

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曰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闕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輒詰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爲三爲嫁其女於

照以嚴爲治

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旣鎮以無事又能順其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奸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

前所云敦篤忠烈者此矣用于宋仁宗時猶憂愧不食使世稍降又將何以處之然非此即容悦伴食之徒耳家人笑其何必若此此容悦伴食

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猛寬之則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此志出入字最下得分明）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臥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愧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遄將增兵公曰契丹畏忠而貪

所以運車而載也

與藏蜀中書申同一靜鎮

大惟一靜可以鎮百囂

片言決大議

節節鎮是史記法

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爲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辰早亡

謚結又一法

廬陵歐陽修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室曰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惟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爲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爲人五年某月某甲子葬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於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卽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令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爲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爲易察於大政不撓不鞏屢決

大義有言炳然公不爲相告病還家賵賻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斂
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又刻銘章
納於墓門

紀律森嚴

囊括一篇

墓誌銘 原第二十七卷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眞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爲知巳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巳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

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眞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眞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於賊召

壯其聲如聞其容如見慷慨激烈乎以結主上之知非

幸也而當時賢相有謂其不可用者益宋初名臣以器識相高俱欲爲國家養寛大和平之福遇銳意建白利害者輒逆其生事而棄之此梅公所以不遇而宋治亦流於弱雖然守此意也以往防微

還遷太常丞三司戸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繳上）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擲下）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接縫妙）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

轉運籌邊與前相應明公未嘗須臾忘敵也此其慷慨見奇之大者游吏外任豈無一二可紀俱不列最有法

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荊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幷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

次綴靈州

文一反照啼嘘嗚咽之

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明敏少能慷慨見奇眞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

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
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
丞。清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

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雖不敢。惟義之爲。困
於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旣晚而通。惟其
壽考。福祿之隆。

天子銳於爲治。而梅公見器。及天下無事。而見疏。非公之才變
於其初。而所遭之時異也。讀此未嘗不三歎

叔昌黎所云而反之同一淒絕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

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

前總序京朝官此總挈京朝官所歷之任又以皆有能政一句總而發一二次

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六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黄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託家于隨復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

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符獨不肎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

爲甘晨

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

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恩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孤子志所依之叔父情文之哀讀之欲泣及覽所次獄事明決如神讀之欲舞日華公爲不朽矣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讙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

平生之舊朋友之恩

天實爲之詩所謂百身莫贖也可以怨矣

間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竝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

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祉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二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名地補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

高堂人自曾祖巳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藏

○賢豪不常聚善人君子不久存悲激之音千秋絕調○公於故人黄夢升張堯夫子野表志三篇大致髣髴皆哀其賢而不遇且早夭也然夢升之辭尤悲堯夫則喜其有後子野家聯后姻又以名公卿之薦改京朝官非迍蹇仕途者比故悲其早衰而曰豈其中有不自得者耶此最斟酌有分寸處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專一經）（提）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

丞相歸女給事就見固是盛舉然先生始終以石介重二事亦自介成之敘次翔舞雄筆史記

醴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伏、後、治、春、秋、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

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殁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

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
闢韓
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呑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
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明復在兩漢當爲經明行脩之士即石守道之事先生亦兩漢
師弟子之常無足怪者特魏晉以來久廢而孫石創爲之一時
如空谷足音蛩然喜耳然此風一開而號召徒衆異同傾軋之
習迄今不止大易所以戒履霜也

墓誌銘 原第二十八卷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開下）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兩摺）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

自宋南渡以後士稍負其異于衆者以不談性命為恥吾謂不如究心經濟之為賢君山數十萬言皆當世之務可謂善學矣

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閒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槀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槀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

亖誠

此亦如媼色自寛之類蓋察其色沮而指之妙在環坐熟視也

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

接前

柩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白○信○

先設層次作架以寫其人而綴一二事于後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

悲壯

世但知前兩段淒咽豈知此處深悲眞太史公筆

握手嘘戲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肎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肎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

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公爲夢升而悲天下後世五尺童子讀公文慮無不悲夢升者夢升可不恨予獨怪夢升一不快于丙科三爲主簿遂怏怏以卒彼未沾一命者當何如哉設以夢升之文章意氣明于龍蛇之蟄不卑下僚以存身雖未知其終得施與否而于古君子之道則近矣

所記不離穀城前後以修孔子廟相呼應作法謹嚴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眞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

債帥剝軍債令剝民剝自令以上歟邀之者勢力較銓吏千萬數噫

遊頌

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卒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強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一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

就籍强壯又出一事

了隱丁規避

洞燭可鑒

用兵州縣既大籍强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踴貴絕粒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與於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於君葢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愼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殁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

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榮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於石著不朽

富縣無廉吏可感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肅公之子。母曰金城郡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於當世，質夫為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京師杖而行，哭至於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

上爲質夫解自古賢人君子已下又解簡肅公

公謂賢人君子不待有子孫而傳是也謂爲惡者雖有後無益過安書曰鮮尚

舜娶妻而言耳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爲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貼身一証）有子莫如舜而瞽不得爲善人卒爲頑父是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雙收）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

蓋前人之愆易曰幹父之蠱張湯杜周酷吏之梟也皆有賢子班史特爲立傳而至今莫以爲非必曰有後無益夫豈聖賢教孝之旨哉

先君於地下復何道哉某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爲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死而有祀四世之間死而不朽萬世之傳簡肅之德質夫之賢雖其闕矣久也其存

可以補天地之缺陷明末吾邑有忠賢數公絕世者讀此爲之釋然

一起百鍊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轉）（就上三條申說公自云又恐太略）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故條析其事再進于後）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戸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

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

偏進一步

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

剗入

追敘

節

總處若泊舟巫夔三峽之間風雨夜至猿狖亂啼雖鐵石人亦當墮淚

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情密而悽愴○讀公所自疏知此文用意之深用法之精公於他交遊志銘未盡如此宜俗人之沾沾動其喙也然文學議論

材能忠義有其一亦足以尊而師魯身兼四科公之表章可謂不遺餘力此有何難曉而譁然議之贅者無以與于日月之明悲夫

首序告老卒贈與薛公奎志略同此更生色

起結兵論

墓誌銘 原第二十九卷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於常州其行也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於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聞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借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

以知兵為骨下數條歷敘楊公之知兵非此一証書生言兵其不為房琯車戰者幾何

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慥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於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

然字就上句　轉提夏竦事　及徙邢州脈

兵機

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
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慮敗事則欲 刺心
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
農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 知兵
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
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
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
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幷州即詔公爲幷代麟府路經略安撫
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勑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

所列六事未知果可行否在所必爭否文略其事而以公志之不就皆此類結之蓋在褒貶之間

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

倒序一事以見素剛

就皆此類也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崇德爲團練使以卒

時事若此

其門人親戚厮養用崇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爲

爲御史者不得不言

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眞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郞累官至工部侍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於翰林嘗爲審刑院詳

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郎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爲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六孫景略景亮景謨景道景直景彥公卒之明年秋其子恍以其喪歸於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修爲諫官時嘗與公爭議於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

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修者豈以修言為可信
也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
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
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粤皇考是生晦顯有
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
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
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
綿聯公其歸此安于萬年

楊次公知兵可傳文亦離奇誌銘中一變格也

雜摹鵠立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修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眞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召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眞御史也會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曰如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索其家得銅器十數府君坐鞫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

上不干澤于天子下不取憐於宰相歷觀歐陽御史所爲見眞識得廉耻二字耳其于廉耻也重則其于富貴利達也輕人之求富貴利達而無所不至者皆不知人間有廉耻事也

歲奏事殿中眞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職而已後數日眞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員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三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爲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叫號不得免府君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

民誅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今上即位就轉二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爲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爲唐屯田員外郎娶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鑑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治身儉

薄簡言語爲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弛人用憚之薦擧下吏人未嘗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方鍾氏於洪入州自王傳死子時敗陳于楊自梁迄周廬陵僞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遑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傳其清直只此足以不朽何必多

墓誌銘　原第三十卷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斂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旣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

奇遇特擢在前

釋手自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晩始侍讀於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晩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絕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

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玉淸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員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

所謂義也今江河新漲例得報稅升科然皆以利奸入富民而貧愿者不與爭訟亦往往而有假而以張公之法處之庶不怨矣倘亦義不可過歟○籍地罷稅二事相形見籍地以義

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自聯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壖地收租緡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有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平生所

義

能

不以利也卒爭罷之文見其守不可奪處

爲文章有集十卷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叅軍贈太子中舍父諱謳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某原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眞子眞子充皆早卒於公之終也子駿子雲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于必爲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晩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脩潔

敍然從京西使事起

中叛守邊詳書其大而追序其始仕與世家以足之又變一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鎭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横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

殺降不仁亦不武然愚按占明賊巢在封疆大臣掌握間者數矣肩惴無識豈犒而久豢之一旦咆哮四出莫敢誰何

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廹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眞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其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尫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幷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

賊始終以降懲當事當事者始終以降自愚而三百年之宗社不血食矣如杜公殲其魁散其黨則其患猶可弭也故殺降有不得已而不已者未可執一而論

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録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録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撓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内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爲邊患議未

宋士大夫巾幗氣者多杜待制挺挺不愧男子

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奪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恤其家以其子熠爲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貧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五保伍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

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𠇔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强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

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斂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杜公才臣文亦力爲寫照

非古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公

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挍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於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於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於河南伊闕之神陰鄉張留里其孤又以請於太史而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月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墓焉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

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
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
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甸妣
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
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僖中詔
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
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
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碑文
諱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

神道碑有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語意尤全

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請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

詳明勝碑

可使告者來碑删去然此句自妙不來而公亦不問尤妙

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譏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

碑略其案此父老語關係安危東坡先生蜀人也其作策別也以去奸民爲安民之要卽此意

爲三司使碑較詳禁中時

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

略於神道碑

有所取亦不予一段志似不宜闕

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告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頴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

剛　微辭

此事碑不書

碑載夏人僞降此不列

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

亦是訓處

不得敵情何以制敵彼若臣方睦而強離之其肯聽乎無益適足召寇耳史云議者惜其坐失機會所謂議者不過一時庸妄好事之徒而史臣載之亦可謂無識也

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

安居三歳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𤦲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祕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祕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志與碑俱一直敘去公之爲人剛明足以槪之不學而剛剛而不明也故有擢必折公剛不屈非大學以致明明以濟剛之效與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擢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遠彌長

序鎮蜀處尤核而健

六一居士全集錄卷三終